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文化卷

总主编 张建华 薄音湖

本卷主编 明 锐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文化卷

总主编 张建华 薄音湖
本卷主编 明 锐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文化卷/明悦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65-0308-4

I. ①内... II. ①明... III. ①文史-内蒙古-文集 ②文化史-内蒙古-文集IV.
①K29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7161号

书 名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文化卷
主 编	明 悦
责 任 编 辑	范妙荣
封 面 设 计	教全英
出 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88号(010010)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7
字 数	900千
版 期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665-0308-4
定 价	2160.00元(全十二册) 本册定价180.00元

声 明

我社已将出版《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使用情况备案到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因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特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代转作者稿酬,并依照《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及国家版权局制定的稿酬标准支付稿酬。

联系电话:0471—4967453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编委会

主 任：布小林

副 主 任： 张建华 冯永林 孔令勋
 门百岁 马庆生 薄音湖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风雷 巴特尔 石玉平 包斯钦 乔 吉 刘国辰
李晓秋 连吉林 何远景 张久和 陈永志 明 锐
赵 英 莫久愚 鲍·包力高

总 主 编：张建华 薄音湖

副总主编：孔令勋 何远景

本卷主编：明 锐

本卷副主编：何砺砢

编务主任：李鲁一 周绍慧

编 务： 萨如拉 周秀峰 边保应 段瑞昕 冯丽丽 李 倩
 门 洁 胡 静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 《历史卷》 主 编：薄音湖
- 《历史地理卷》 主 编：莫久愚 副主编：于 永 索秀芬
- 《文物考古卷》 主 编：陈永志 连吉林 副主编：娜仁高娃
- 《语言文字卷》 主 编：鲍·包力高 达·巴特尔 副主编：王建莉
- 《民族卷》 主 编：张久和
- 《宗教卷》 主 编：乔 吉
- 《民俗卷》 主 编：刘国辰
- 《教育卷》 主 编：王风雷
- 《艺术卷》 主 编：冯永林 副主编：冯丽丽
- 《人物卷》 主 编：何远景 副主编：张 静 冯丽丽
- 《文学卷》 主 编：包斯钦 副主编：潘彩霞
- 《文化卷》 主 编：明 锐 副主编：何砺砮

序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作为其重要一元的草原文化,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随着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三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共同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内蒙古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里有大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有1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人类文明结晶,拓展了中华文化起源,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更为久远的历史,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民族、部族的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在建立政权、创造文字、建设都市、繁荣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非凡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流的草原文化,在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中华文明的繁荣提供滋养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生机勃勃,独具魅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它反映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历程。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继续和发展,如果隔断历史,就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在当今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显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存史的目的在于资政,在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要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顺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历时三年之久,编纂出了一套共计1000余万字、7万余条文献目录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全套丛书共12个分卷,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之大成,涵盖了历史、教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文化、艺术、人物等诸多方面,为社会文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翔实的史料。在这套详前史之阔略,补今史之空白的卷帙浩繁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付梓之际,谨向参与编纂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

80 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加强对草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将是我们孜孜不倦共同追求的事业。

美丽和谐的内蒙,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内蒙,也必定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内蒙。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布小林
2013 年 7 月

前 言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华版图的正北方,国土面积 118 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东北、华北、西北,毗邻八个省区,北部与蒙古、俄罗斯两国接壤。千百年来,她以博大的胸怀,造化万物,包容百态,辈出英才,力鼎时代,以其中北方民族特有的传承演进方式,创造了地区人类历史发展的文化与文明。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文史研究成果,内蒙古所占的比重与影响,堪称厚重久远。时至今日,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正在携手铸就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恢宏。更应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弘世道,史为国鉴之道理,越来越深入人心,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把握国家和自己的命运的取向,已成为推动当今社会进步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说古论今,引经据典等不凡其例,可谓存史资政。

文史研究馆作为政府文史咨询职能部门,理应为之需求提供服务。于是,我们从 2011 年开始,着手收集整理起讫百年来专家学者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研究内蒙古地区人文社科类的论文和著述,编纂了这部《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旨在为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内蒙古历史提供方便。全书共分设历史、文物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教育、艺术、文学、语言文字、民俗、人物等十二卷,共计 1000 余万字。

历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民俗等方面。

文物考古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时期内蒙古大地上的出土文物、遗址考古等方面。

历史地理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道路交通地理、城市城镇(城址)地理、军事地理(长城、关隘、驻防设置)等方面。

民族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族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曾经在内蒙古地区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融合演进的过程以及推动近代以来民族关系发展的政策、制度等方面。

宗教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宗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蒙古族的古老宗教——萨满教,大蒙古国时期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全真派以及外传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元朝时期佛事活动、佛经翻译与寺庙等方面。

文化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广义文化、狭义文化以及对内蒙古地区文化成果评述等方面。

教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科举制度、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幼儿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教育制度演变、书院、学校创办等方面。

艺术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传统与现代艺术领域里的诸多方面。

文学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小说、散文、诗歌、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乌力格尔等方面。

语言文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蒙古方言土语研究、蒙古语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等方面。

民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有史以来繁衍生息于南起长城、北抵大漠、东达兴安岭、西越贺兰山的苍茫大地上,举凡衣食住行、乡社生产、市井商贸、宗族村落、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方面。

人物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为推动和影响内蒙古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

在编纂上述十二卷的同时,我们还编辑了《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附录卷,纳入通览体系,以目录的形式收录未选入上述十二卷文章的名称、作者与出处。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2013年先期出版六卷。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我们力图通览,求所精华,注重学术,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但由于时间紧迫,加之水平有限,在通览结构划分上、体例确定上、目录和文章的选择上以及文稿校对上,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恳请批评指正。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编辑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我谨代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向参与编辑出版此书的同仁表示感谢,向所有提供文章的作者表示感谢。

我们热爱内蒙古,不仅仅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更因为这里蕴藏着富集的物质资源与丰厚的文化宝藏。文史研究馆所能做的,并能做到、做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些丰厚的文化宝藏再现光辉,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了解内蒙古文史研究百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并为之所用。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 张建华

2013年6月10日

综 述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一步步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船坚炮利”,也不仅仅是政治体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文化,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之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等口号盛行一时,近年来文化热屡屡兴起,建设“文化大区”、“文化大省”的说法也常常见诸报端,在这种形势之下《内蒙古文史通览》自然也就不能缺少《文化卷》。

编纂《内蒙古文史通览·文化卷》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化”的定义。依常理,在编纂《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各分卷之前首先要将该分卷主题的定义梳理一遍,主题明确之后,再依主题定义的外延与内涵选择文章。对于文化卷,这可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至今文化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确切清晰的定义。可以先看一段《百度百科》的说法:

“文化(culture)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有鉴于此,《文化卷》就不能也无法在这个非常空泛、复杂、模糊的概念上做过多的纠缠,只能基于人们对文化一般化的理解进行选文。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大家对此应该没有太大的分歧。本卷选文首先从大文化(Culture with big C)开始。在内蒙古谈大文化,草原文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某些语境中草原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内蒙古文化的同义语,因此,本卷选文把草原文化放在开篇位置。内蒙古文化毕竟不完全等同于草原文化,所以本卷第二部分旨在选择从宏观角度讨论内蒙古文化的文章。文化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接触到的文化,常常是很具体的事物。《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虽然侧重学术研究,但也不能因此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事业视而不见,事实上,要做好文化事业,也离不开对文化事业本身的研究。本卷第三部分的文章,按文化事业专题,如图书馆、博物馆,选择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章。在为《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编制的引文数据库中有大量关于“文献”的文章,“文献”是文史研究的资料,但它本

身又自成体系,同时也是“文化”中最直观,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文献”是文化的结晶,因此本卷的第四部分的主题是文献。科技与文史似乎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其实不然,至少,科技史就不能与历史截然分开,有关科技的文章不多,把与此相关的文章附于文化卷之末,毕竟,科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史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中所讲的文化,通常指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具有共同的特征古文化遗存。《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设“文物卷”,有关考古学文化的文章是“文物卷”的收录对象,本卷对此不再重复,当然在有关文化的讨论中不可能避开考古学,本卷所选文章可能与考古学相关,但不会以考古学文化为主题。

有关草原文化的论述,本卷认为董恒宇先生的《文化转型、文化自觉与绿色发展——费孝通先生的草原情结和学术思想》一文值得细读。论述草原文化的文章,常常不是从对客体的观察研究,而是从固有的思想观念出发,把它与现实价值搅和在一起,成为套上学术外衣的思想工具。董恒宇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对草原文化下笔,但它借介绍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之际,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

(1)世界观转型,确定有机论的世界观。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复杂性、非线性、相对性、全息性、多元性、系统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等。认为事物的动力学来自整体,而不是部分。人只是生物链的一个环节,“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身心的和谐。东方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性天相通”、“众生平等”,人与自然、人与人都是相互依存的,道家哲学所谓“互为其根”即是说“对方的存在为我存在的前提”。

(2)价值观转型,确立整体主义价值观。不仅个人(或团体、国家)有价值,而且承认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地球村)。承认子孙后代的价值(“代际公平”)。不仅人类有价值,一切生命和大自然都是有价值的,而且价值是平等的(“众生平等”)。

(3)思维方式的转型,即确立生态文明时代新的思维方式。既然是文化的转型,转变的不仅仅是经济方式,不仅仅是发展方式,而是全面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经济方式转为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型:追求低碳生活;思维方式的转型:由线性思维方式转变为复杂性思维方式;资源形态的转型:即主要资源能源由实物转变为可再生、碳汇、文化、景观、信誉、人力资源、非物质资源、价值观、软实力等等无形资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超越克服传统发展观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主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等。

在草原文化的喧嚣声中,仍然有一些学者在冷静地思考,对草原文化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研究。那顺达来的《蒙古地区区位方向及其对清代文献记载的影响》一文就是一篇这样的文章。摘录如下:

大部分蒙古人所知的蒙古地区区位方向与现代实测经纬方向有出入,是因为他们常常把自己所在地区的方向与太阳升起方向联想在一起,觉得日出方向为正南。这种方向概念在蒙古民族英雄史诗中反映得很突出。在这类史诗作品中常出现富有感情色彩的方向概念,即日出方向与日落方向,而且这两个方向又是相互对立的,是好与坏、正义与邪恶、英雄与鬼怪分别所处的方向。“日出南方”(如史诗《江格尔》中有关方向的描述,常作太阳升起的南方)的史诗方向是出自一种美好愿望。显然,这种美好愿望中蕴含的方向观与地理方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向范畴和概念。

太阳的高度具有计时、指向作用,但蒙古地区区位方向的出现与太阳的关系不大,而主

要来自于环境、气候、房屋结构等因素。更确切地说,冬季西北风是决定蒙古方向的主要因素。蒙古地区地处北半球温带草原,冬长夏短,春秋依然寒冷。蒙古地区的西北形成季节性更替的高气压场和低气压场,冬季在西北部形成亚洲反气旋中心。冷季形成的反气旋和暖季形成的气旋出现频率和移动决定着风速和风向。冬季由于被反气旋控制,所以风速风向比较稳定,随着气流,通常刮西北风。自古以来,蒙古人居住蒙古包,即圆形毡房,其具有减少强风阻力的优点,但最大缺点是无法避开倒卷风。除了坐西北朝东南,其他任何坐落方式都无法避开凛冽的西北风。

由于环境、气候、房屋等条件,蒙古人的毡包只有坐西北朝东南,才能有效避开冬季西北风的侵扰,这当是蒙古地区区位方向形成的主要原因。

“区位方向”,俗言之就是“东南西北”。它符合上述百度对于“文化”的定义,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是一种能够被传承的传统习俗、思维方式,“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那顺达来的文章很好地解释了蒙古草原上人们区位方向形成的原因。“‘日出南方’的史诗方向是出自一种美好愿望。显然,这种美好愿望中蕴含的方向观与地理方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向范畴和概念。”“日出南方”应该是人类生活早期在方位观念上的一种质朴反映。

区位方向也有人称其为“空间方位观念”。阿尔丁夫的《浅谈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古代蒙古文化史上方位问题之我见》一文的题目直截了当地将“方位”归结为“文化”问题,他谈到,“古今空间方位观念是不同的,不了解或忽略这种不同,以今天的空间方位观念去硬套古代空间方位观念,往往会出现圆凿方枘现象”。“北方民族从无空间方位观念到有空间方位观念,从最初的二方位空间观念到四方位空间观念,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北方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从无空间方位观念到逐步认识两个空间方位,即日出方位和日落方位。这两个空间方位的认识,无疑是根据太阳有规律地东升西落现象获得的。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无需赘言”。阿尔丁夫除上述文章之外,还有一篇《日出、日落方向并非从来就被称作东方、西方——从北方民族方位观念发生、发展和演变谈起》。阿尔丁夫在这两篇文章中,正确地指出人类的方位观念经历了一个从无方位到二方位再到四方位过程,他由此而引发开去,将方位与黑暗和光明、正和反、阴和阳、善和恶联系起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得出的结论虽然很可能令人难以完全苟同,其论证方法也不免“圆凿方枘”,但它在草原文化研究上开拓出一条新的思路,值得关注。

世纪之交,内蒙古在文献事业上做出两大成绩,一是《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另一则为《内蒙古线装古籍联合目录》。《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是一部著录收藏在中国境内所有蒙古文文献的目录。本卷收录了与这一目录相关的两篇文章:《〈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中国第一部大型少数民族古籍全国联合目录》和《蒙古民族优秀文化典籍总汇——记〈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

时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孙蓓欣和申晓亭所写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中国第一部大型少数民族古籍全国联合目录》一文介绍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的概况。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的体例为:前言、目录、凡例、题名拉丁转写方案、题名汉译规则、分类大纲、书目正文、附录、文献收藏单位(含个人)代码一览表、索引、后记、书目正文又分别列图书经卷、档案资料、金石碑拓和连续出版物四部分。附录为蒙古文古籍1949年以

后新版简目。索引部分有蒙古文题名索引、题名拉丁转写索引和题名汉译索引。《总目》蒙古文古籍的时限的划分,内蒙古自治区为1947年5月以前,全国其他地区为1949年10月以前。收录范围限国内出版物,包括属国内出版原件收藏在国外的文献资料。收录档案资料主要是图书馆所藏,在金石碑拓部分收录了部分实物。收录版本类型包括蒙古文或蒙古文与其他文字合璧的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及上述文献的复制品、缩微品等。收录图书经卷1031种,档案资料2223种,金石碑拓535种,连续出版物56种,共13115条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收录文献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上述文字把《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讲解得非常清楚了。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介绍了一些蒙古文字发展的历史,与蒙文古籍相关的知识,并对该书做了一些评价。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馆长乌林西拉的《蒙古民族优秀文化典籍总汇——记〈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一文开头指出《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是1994年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1994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和1997年国际图联(IFLA)促进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核心计划(ALP)项目。此后的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部分,它首先介绍《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的酝酿、讨论起,一直到出版问世止的详细过程;然后从八个方面对《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进行了评述。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是我国近年来又一宏大文化工程,其宗旨在于将全国各少数民族形之于笔墨,流传于口耳的各种古籍一一清点入册,并缀以提要。这部的编纂工作正在进行中,蒙古族卷因有《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为基础,该书的《蒙古族卷·书籍类(综合)》已出版。本卷所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蒙古族卷·书籍类(综合)——序言》即为该书的序言。这篇序言较长,涉及的内容很广,它从蒙古族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谈起,把书籍类古籍、铭刻类古籍、文书类古籍、讲唱类古籍都讲了一遍。在书籍类古籍一节,该序又分为文字、版本、装帧三个部分,其中版本再依手写本、抄本和印本分别细述。此书把汉语作为著录语言,便于查阅,举一个著录款目为例:

孝经(元木刻本)

(蒙文题名)

(孝经的拉丁文转写题名)

不分卷,1册,39页。《孝经》汉文、回鹘式蒙古文合璧本。承元成宗铁穆耳圣旨,中书省右丞相博鲁铁穆耳编译。共18章,记以孝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为国内收藏的唯一一部元代汉文、回鹘式蒙古文合璧木刻本。对研究蒙古族伦理学及版本学、翻译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元代木刻本:纸质,线装,楷体。页面31.4cm×21cm,版框23.8cm×16.2cm,四周双栏,每页的7行,每行8~14字。版口有双鱼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另有缩微卷1种,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影印本3种,分藏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此书的著录项目可以说非常详尽,唯一不足之处就是把提要置于与书籍外在形态相关的著录项目之间,除专家外,一般读者对此并不太感兴趣,提要夹在其他内容中,读者不注意,很可能将忽略。尽管有此微疵,《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蒙古族卷》的价值仍不可低估,它可以看作是《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的汉文提要版。这段提要中有一句值得特别关注,即“为国内收藏唯一一部元代汉文、回鹘式蒙古文合璧木刻本”。众所周知,汉文古籍如属元刻本,即为珍贵古籍。蒙文古籍明抄明写本就非常罕见,此书为

蒙古文的元刻本,其珍贵程度,无需多言。

内蒙古是蒙古文古籍的主要收藏地,这是《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在我区编纂的优势所在。乌·托娅的《各国收藏蒙古文古籍的历史概况》一文,分为正续两部分,分两期发表,该文按时间顺序讲述世界各国对蒙古文古籍的收藏,作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时期。文章前半部分,介绍“初创时期—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和“发展时期—20世纪初至中叶”;文章的后半部分,也就是“续”,叙述“发展时期—本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在后半部分的“续”中。这一部分讲蒙古文古籍在中国的收藏:

中国的蒙古文古旧文献收藏于以下几个主要的图书馆,即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民族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此外在国内其他地区,如新疆、青海、辽宁、西藏等省、市、自治区也有收藏。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中国的蒙古文古籍主要收藏在呼和浩特和北京两地。内蒙古自治区的四个大型图书馆是蒙古文古籍的主要收藏单位。乌·托娅的《各国收藏蒙古文古籍历史概况·续》中详细介绍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这四个区内大型图书馆的蒙古文古籍的来源。50年代是这区内四大馆古籍藏书暴涨的时代。乌文介绍了莫日根巴特尔、道荣尔两位先生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王庆先生为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搜集蒙古文古籍的故事。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先辈的辛勤劳动,在了解内蒙古各图书馆蒙古文古籍来源的同时,也让我们向那些为内蒙古文化做出贡献的人致以诚挚的敬意。乌·托娅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工作,对该院图书馆蒙古文古籍来源了解得比较多。本卷还收录了与此相关的另一篇文章《忆我馆馆藏民族古籍文献的奠基者——王庆先生》,这篇文章,对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蒙古文古籍的来源做了更为详尽的叙述。

与《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的同时,在内蒙古大地上,另一部大型目录也在编纂中,这就是将全区五十一个汉文古籍收藏单位的五十余万汉文古籍收录于一编的《内蒙古自治区线装古籍联合目录》,这是全国第一部,也是至今唯一一部省级古籍联合目录,不过它的命运却没有《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那么风光,几经周折才在国家教委古委会立了一个项目。

依据国家标准 GB3792.7-87《古籍著录规则》的定义,古籍的下限在1911年。古籍常见的装帧形式是线装,1911年以后,这种装帧形式并没戛然而止,仍有许多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书采用这种装帧,习惯上人们仍把这种书当做古籍收藏,为避免遗漏,《内蒙古线装古籍联合目录》基本上以装帧形式有断限,把线装书作为收录对象。古籍虽以线装居多,但线装并非古籍的唯一装订形式,除线装外,还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古籍与线装这两个概念的外延虽然大部分重合,却并不完全相等。考虑到这种情况,这部目录才在古籍之前加上了“线装”二字。

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两项与书有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学富五车”之说,因此,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古籍就成了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后,中央领导做出整理古籍的指示,一时间,各种古籍项目蜂拥而上。作为个人可以从自己的兴趣、专业出发研究古籍,但是,作为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文化项目,就不能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应该有一个整体规划,这个规划要从摸家底开始,首先搞清中国古籍到底有多少。清代的大规模古籍整理工程《四库全书》就始于搜书、访书。古籍整理要从摸家底开始,并不是

什么深奥的理论,对于中国古籍收藏以及古籍整理状况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当时所以没有人对此倡言,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太大。上世纪80年代末,内蒙古图书馆学会的同仁,提出了编纂内蒙古全区古籍目录的设想,并提出实施方案,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到本世纪初,这一宏大工程终于完成,2004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自治区线装古籍联合目录》的主编何远景撰写的《艰难的跋涉——〈内蒙古自治区线装古籍联合目录的编纂历程〉》一文发表于1997年的《内蒙古图书馆工作》,当时内蒙古古籍联合目录的编纂工作已接近尾声,尚在编纂中。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联合目录编纂体例如著录法、分类法斟酌确定的过程,以及编纂进程中的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反反复复校对核定的细节。由于当事人记当时事,与后世追忆迥然有别,故事隔多年,读起来依然非常真切。

说内蒙古是蒙文古籍的主要收藏地,没有人会持异议,但是,如果说内蒙古自治区还收藏有五十余万册汉文线装古籍,可能会令不少人吃惊。《内蒙古自治区线装古籍收藏概况》一文,原来冠于《内蒙古自治区线装古籍联合目录》的卷首,相当该目录的一篇“序言”。这是一篇有关我区汉文藏情况最具权威性的文章,因此,本卷将其摘入《文化卷》,以便读者更进一步了解我区文化底蕴。

新中国成立前,内蒙古给人的映象是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其实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内蒙古的汉文化积淀仍然很厚。在古籍收藏界,有一种说法叫“蒙古王府本”,如《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和《清蒙古王府藏曲本》。蒙古王府藏有大量汉文古籍,例如阿拉善的达王府、喀拉沁的贡王府就藏有大量古籍,可惜贡王府的藏书大都散佚。清代,呼和浩特就有一些书院,如长白书院、古丰书院,这些书院也藏有不少古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任绥远副都统的三多创办了归化城图书馆。民国年间内蒙古地区的图书馆不断发展。上世纪50年代,前文所述的内蒙古地区的四大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汉文古籍进入急骤增长时期。当时,内地许多收藏单位,以支援边疆建设的名义向内蒙古捐赠、调拨了大量古籍。《内蒙古线装古籍收藏概况》一文首先介绍了全区古籍的收藏的总体情况,然后从继承、调拨、捐赠、采访四个方面,介绍全区各图书馆的来源。

说文化是个大杂烩,可能有些不甚高雅,但这却是事实。世上万事万物均可纳入文化这个筐中。文史通览,本身就是文化通览。如内蒙古的呼麦申遗成功,这在内蒙古乃至全国都是一件大事,但《内蒙古文史通览》有“艺术卷”,相关文章已经收入“艺术卷”,“文化卷”就不另出枝丫。本文在“文化卷”的两个重点“草原文化”和“文献”多所着墨,相信读者能够理解。

何远景

2013年5月

目 录

综述	何远景(1)
草原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	陈光林 吴团英(1)
崇尚自然 践行开放 恪守信义 ——论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5)
略论草原文化的特征	马桂英(9)
文化转型、文化自觉与绿色发展 ——费孝通先生的草原情结和学术思想	董恒宇(15)
论中国古代的民族区域文化	徐亦亭(20)
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	郎 樱(26)
清朝时期的蒙古文化	[苏]Г·格罗霍娃(31)
丰富多彩的清代蒙古文化	金启琮(34)
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乌云巴图 葛根高娃(38)
浅析蒙古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之一——石质媒介传播	陶格图(45)
古代蒙古民族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初探	莎娜 图·巴特尔(49)
论元代蒙古族宇宙观	蔡·呢玛(54)
清代蒙古族哲学史的特点	程作新(62)
简议安代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那日松 白翠英(68)
蒙古地区区位方向及其对清代文献记载的影响	那顺达来(74)
浅谈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 ——古代蒙古文化史上方位问题之我见	阿尔丁夫(86)
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汉文创作的文化内涵	尹晓琳(93)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综述	苏日娜 萨日娜(101)
当代草原文化研究的文献评述	萨日娜 苏日娜(105)
匈奴文化初探	照那斯图(110)

中原文化北渐于辽浅识	郭康松(118)
双轨制与辽文化	郭康松(131)
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	任崇岳(136)
论辽兴宗吸收汉文化之得失	张国庆(143)
契丹文化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	孙佳佳 任仲书(151)
“金源文化”简论	李 成(155)
论元朝文化的历史地位	汤晓方(157)
元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叶新民(163)
蒙古文化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	李治安(167)
元朝的统一与南北文化的变迁	罗立刚(195)
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	余大钧(202)
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述略	王 雄 薄音湖(214)
明清时期晋商文化的特点	周敬飞(223)
绥远文化、新闻界见闻	(226)
伪蒙疆时期蒙古文化馆与蒙古文化研究所始末	房建昌(238)
抗日战争期间陕坝的文化宣传活动	刘映元(250)
东蒙“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成立与其活动	达瓦敖斯尔(264)
旧包头社会文化简论	姚桂杆(266)
民国年间包头革命文化史略	牧 乐(272)
十二年来文教卫生事业的伟大成就	胡昭衡(277)
绥远新闻事业之沿革与现况	(282)
辽、金、西夏刻书简史	张秀民(286)
辽金刻书的发达及其原因	冯 方(294)
辽金元时期儒家经典图书的编译及出版	莎日娜(298)
辽代的雕版印刷品	毕素娟(302)
元代出版史概述	陈高华(325)
元代图书出版事业述略	莎日娜(334)
元代活字印刷漫谈	邓瑞全(341)
民国年间蒙古族出版史事考辨	多 捷 忒莫勒(345)
解放前归绥的印刷业	韩寿松(354)
记三十年代中期的察哈尔蒙古图书编译馆	李沛泽(356)
蒙古族的印刷术	[蒙古]II·舒格尔(360)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王晓华(364)